

[研究笔记]

关于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之二）

布施 英宪

杨 志刚

（三）

在此，我把如何对满洲七三一部队，即石井部队的存在及其真相作了初步的了解、如何对其真相产生了极大的性趣的过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还是距今约四十年前的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夏天的事情。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的将近四十年的漫长时间里，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情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当时还是大学教养系的学生们的我，学习了作为特别授课的“东洋史”。任课教授是佐久间重男先生，授课题目是“近现代中国史”，主要讲述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所谓的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掀起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不但打破了顽固的封建残余制度，而且实现了食堂免费化等，特别是在抗洪抗旱中体现了强大的集体力量。但是西方对此的反应则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强制劳动的军事化组织。对于这些西方的批判，美国进步记者 A·L·史特龙撰写了《蓬勃发展深入人心的人民公社》一书（西园寺公一译，岩波新书出版，1960年），对体现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人民公社运动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表述。

我听了佐久间教授的授课后，便利用暑假等时间，阅读了岩村三千夫的《中国现代史》等近二十余部与中国现当代历史有关的著作、学术论文以及文献资料。其中有一本在出版之后即受到右翼势力的胁迫而绝版了的书，书名叫《三光 日本人在中国的犯罪纪录》（光文社，昭和32年，神吉晴夫编）。书中收录的十五篇手记不但是对收容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犯下的不耻于人类的所作所为的真实纪录，也是他们亲身的体验，是亲身对日本侵

略战争进行反省的告白。

其中有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宪兵中佐的手记《特别处理——为细菌实验而实行的绑架和逮捕——》(书名同上,第27页到37页)。我从吉房手记中第一次知道了七三一部队的存在。这些为了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的准备和攻击而做的种种丧尽“人性”和“良心”的、野蛮绝伦的七三一部队的存在及其所作所为,给了还年轻的的我以极大的震撼,就是这篇只有不足十页的短短的手记,在其后的四十年中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成了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原点。

在此,我们来对战后的日本媒体以及舆论界是怎样对待七三一部队的存在这个问题做一个巡视。七三一部队的存在及其为细菌战、毒气战所做的准备等情况在战时就早已被中苏美三方有所掌握。战后,苏联从西伯利亚的战俘中析出七三一部队的有关人员,并积极搜集了与该部队有关的情报。其中原七三一部队生产课长的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或许是出于医生的良心,第一个交代了有关“人体实验”的事实。苏联当局则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期间,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军事法庭对七三一部队进行了公审,该法庭起诉了关东军司令大将山田乙三、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冢隆二等十二名原日军军人,并“依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做出了“判处劳动教养”二到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

当时,苏联的《真理报》和《Izuesucha》两报都以整版的篇幅登载了对七三一部队进行的这次判决并使之传播到了全世界。一九五〇年初,莫斯科出版的远东军事审判的公判纪录《关于因细菌战兵器的准备及使用而被起诉的原日本军人公判文件》(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50年)也传到了日本。对此,当时日本的媒体以及日本政府则鼓噪“战事秘闻、史实诸类,战后已相当公开,亦已成为过去之话题,众多复员军人虽透露不少军中之秘密,然细菌战之言尚未耳闻”云云。(东京社说,昭和24年12月30日)“细菌实验乃荒唐之言”(《每日新闻》晚刊,昭和24年12月30日)等等,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所表现的完全是置若罔闻的倾向。

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真相》杂志(1950年4月号)刊登了报道

《生活在内陆的细菌部队》(第6页到第13页)其中记载了对该部队干部的采访,其内容即使现在看来也是把握住七三一部队真相的了,能如此真实地记载事实真相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单就以后的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书籍和报道中都把部队人员的真实姓名等都隐藏起来这一点,我认为该报道就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外,在那种社会气氛中能够对七三一部队的真相穷追不舍的作家和记者也是不能忘却的。作家山田清三郎在《最终陈述》(《人间》杂志1951年3月号)中,最早提出了哈巴罗夫斯克法庭公审七三一部队的问题,并在其后的《没有长夜》(理论社1955年)《纪实小说 细菌战军事审判》(东邦出版社1974年)中继续予以研究探讨。

五十年代的作品中,有及其难得的原七三一部队少年兵秋山浩的《特殊部队七三一》(三一书房,1956年),该书是及其罕见的杰作。秋山浩(假名)虽然有惧于当时的战犯问题,但还是出于人类的赎罪意识,把该部队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的情况和战败时七三一部队撤退前焚烧“马鲁大”以及“马鲁大”临死时的悲鸣等不寒而栗的惨景等进行了活生生的描写,其中焚烧“马鲁大”的过程,更是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勾当。经过了四十年后的今天,书中所描写的惨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秋山浩所作《特殊部队七三一》已绝版,人手不易,加之不知何时才能再版,虽然篇幅有些过长,在此,我想把《燃烧的尸体山》中焚烧“马鲁大”的场面引用下来,以使该珍贵的纪录得以保留下去。

燃烧的尸体山

一直紧闭着的中央走廊的门被左右打开以后,一股使人发疯的烟雾在里面飘动着。我早就知道在这条走廊的那一端有关着“马鲁大”的监房,但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它的里面。我们是从南边进来的,正对着高木班的那扇门还是紧紧的关着的。五、六名站岗的士兵手持上好刺刀的步枪在入口处站着。

尽管我知道是紧急状态,进来之后还是大吃一惊。其场景说成地

狱图或屠杀场都不过分，走廊和监房里到处都是看上去是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的尸体，这些浑身血迹的尸体被惨不忍睹地堆放在一起。

进去的时候，正赶上有人忙着手抓着尸体的手和脚，把一具具的尸体从监房里拉出来再拽到中院，场面令人作呕。不用说，那烟雾就是从中院烧着的尸体那儿飘过来的。我们就好像第一次被派去处理炸弹那样感到了恐惧不安。搬运尸体的人的衣服上脸上都沾满了血和油，带着的白色手套马上就被染黑了。我一个多月之前就知道在中院里挖了八个大坑，我以为那只是防空壕。也可能原来是准备做防空壕的，但因为情况紧急而转用烧埋尸体的吧……

在监狱走廊的两边，西侧是“RO号”监房，东侧是“HA号”监房，“马鲁大”已经习惯被成为“RO号监房的第几号”、“HA号监房的第几号”，我去的是RO号监房的第一层的一号室。

“把这家伙抬出去！”

有的人配发了手套，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就只好光着手去搬运尸体。尸体的手感，好像使我的血液循环停止了似的，冷冰冰的。那些“马鲁大”确实已经死去了，但他们和病死的人是不一样的。把我的手放到那些结实倔强的囚犯的手上以后，现在想起来，好像还是可以握住一样。虽然可以说我是被迫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囚犯们郁闷而死的表情还是使我不得不感到畏缩而毛孔悚然，但这时是不允许有半点踌躇的。

我们把尸体拖到中院的火堆旁边，其他的人再把尸体接过去扔到大坑里，然后再往尸体上倒上煤油，一瞬间尸体的表面就被烧得焦黑，数十具堆起来的尸体，一边噗哧噗哧地散发着恶臭，一边被烧得收缩下去。

参与这吓人勾当的，大概有近二百人吧。因为大家都穿着草绿色的工作服，我弄不清、也没空去打听谁是总指挥。

搬了几具尸体以后，我的神经慢慢地习惯了一些，于是我就改变搬运方法：有时把尸体的两只脚像抬担架一样夹在我的腋下，有时干

脆就夹着尸体的头。闷热酷暑的夏日的雨天，再加上没完没了的重劳动，浑身好像被汗水蒸着一样，但到了火堆的边上，汗又被烤干了，一时竟然能感到一丝凉意。

我曾听说过，狱方为了不使敌国得到证据，曾经在早饭里放进氰化钾，然后杀害“马鲁大”，而对小心谨慎没有吃毒饭而活下来的人，则把机关枪放在监狱的送饭口上射杀，对残喘未死的再用手枪补杀。

尸体被一具一具地抬走了，一层监房的尸体差不多都搬完了。但是因为处理完尸体以后还得把监狱破坏掉，在敌军尚未到来之际逃跑，并且一具尸体也不能剩，因此，我们都有一种分秒必争的焦虑感。然而，二层还有大量的尸体没有处理完，到了傍晚，大家的动作中都露出了急躁，有的把尸体从楼梯上拖下来，还有的直接把尸体从楼上扔了下来，负责焚烧的人也由于烟熏火燎，咳嗽不止。因为下边的还没有烧透就把新搬的尸体扔了进去，到了七点左右，八个大坑都被填满，没有地方埋其他的尸体了。按说如果焚烧完全的话，那八个大坑是足够用的了，但是因为慌乱惹下了祸，没有把尸体彻底烧透烧完，造成了场地的不足。

时间越来越紧迫，大敌当前，这样的误算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真难办了，怎么办好呢？”

“再在外面挖坑吧。”

“来不及了。”

负责指挥的人们开始议论了，其中一个人跑出去向干部报告去了，还有人说请工兵队来挖坑，但是，他们并不想把“马鲁大”住在监狱的事情告诉工兵队。还有，如果把尸体搬运到外边的话，则有可能被当地的满族人发现，导致泄密。

然而，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没过多久，竟然采取了这样的手段：

“浇水，灭火！”

命令一下，大家赶快一个接一个地把水传过来，浇到尸体上。烧得正旺的煤油被水一激，反而燃烧得更厉害了，直到浇上大量的水以后，火才终于熄灭了，此时，暮色也好像突然降下来了一般，中院里一下子黑了下來。大家开始把烧焦了的尸体从大坑中弄上来，烧的比较彻底的，把骨头弄散，再用铁锹和叉子清理出来，但是大部分的尸体还没有烧变形，我用叉子刺进去想把尸体挑起来，反而被尸体吸住了差点儿没摔倒。实在没有办法，便硬着头皮用手去抓，一抓不要紧，表面上被烧焦的肉就滑溜溜地吐噜下来，从指头缝儿里掉了下去。因为尸体是被罗起来烧的，只轻轻地抓是抓不起来的。于是，我好像变成了魔鬼一样，狠下心来，把手刺入尸体再把它抬上去。习以为常以后，半生不熟的骨头毛发等对我的神经也不能有什么刺激了。然而，最难办的是被烧得半生不熟的肉片，还有各处被烧焦后破损了的内脏。我常常被还没有失去生气的眼珠、完整的半张脸吓了一跳，有时候，表面被烧焦了的脸就当谁也不认识谁，想抓上去一扔就完了，可后半张脸却栩栩如生、充满怨恨的幽灵似的表情映入了我的眼睛，令人胆寒不已。

参与这种惨绝人寰勾当人们，其面孔已经不是的普通人的了。我的头蓬乱地燃烧着，却感觉不到烫，像个狂人一样，恍恍惚惚地，醉汉似的机械地干着。

雨还在下下停停。粉碎机和排子车来了，我们用铁锹背拍打半生不熟的尸体，用它把肉拍打到地上，然后再翻转过来，使肉和骨头分离，把肉再投入大坑中，浇上煤油烧，骨头则放到粉碎机里压碎，然后再装到排子车或卡车上运到外面。

去掉骨头的尸体在大坑里继续焚烧着，地上已经变得非常暗了，人的骨头和碎肉混着血迹散乱在各地，狼藉一片，使人不忍正视。

天黑了以后，泛光灯打开了，毁尸工作不能停下来。

一辆卡车停在了我的身边，从卡车上跳下来一个人，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是林田。我们无言地对视了一下，然后他对我用下颚向卡车

方向抬了抬，示意“走吧。”我们用铁锹把粉碎得像湿石灰一样的骨粉装到车上，之后上了车。

“早点儿来就好了”，林田说。

那天下了场罕见的雨，没有草的地面变得非常泥泞，飞跑的卡车把两边的泥水溅的老高。

出了营区，卡车奔跑在草原上，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布满了坑坑洼洼，坑洼中积满了水，只露出草尖儿。骨粉都扔到低洼的地方，但是还是因为害怕暴露，也为了不使人想到这是人骨，在人骨的上边又覆盖上了乱砍下来后焚烧了的马头马脚以及大量实验用的动物的骨头。

等这一切做完，已经是深夜了。

我们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在休息室我们才吃了顿很晚的晚饭，但是一直渗透到胸部的恶臭以及由于极度的干渴，虽然肚子饿得不行，却一点儿也吃不下去。我经过了一场所谓的劳累，像一个被打垮了的人似的瘫在榻榻米上，翻来覆去，嗓子也很难受。这时每人发了一坛卡尔皮斯饮料，我们贪婪地痛饮，爽口的液体，湿润着干涩的喉咙，我终于又缓过劲儿来了。

对于当时年仅十八岁的秋山浩来说，可以说他仅仅是为了服从命令。他因为做了这些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焚烧尸体的帮手而产生罪恶感、对于“马鲁大”的悲鸣、对于徒手去抓弄无数的人骨和肉片而产生的令人毛孔悚然的感触以及绝对不能外传的守密而带来的种种痛苦不是没有的。我想，认为直到二十八岁写出这本书来的秋山浩还存在着“健全的人性”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吧。